



10514

寧澹齋全集

館課

擬漢武帝罷田輪臺詔

聖主畏天恤民紀頌

聖母萬壽頌

君臣交儆箴

意必固我四箴 并序

擬東方朔上泰階六符奏

擬上安邊禦虜疏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一

擬講讀官請 皇太子暑月宮中視學箋

新都楊永嘉張二文忠公贊 有序

京營戎政考

漢文帝誅薄昭或以爲仁厚中有神武因

叔燒梁獄詞或以爲善處人母子兄弟

之間二事寬嚴得失若何對

獨此最爲有得論

駁文中子好詐論

爲之自我者當如是論



正直忠厚辯

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論

行天下之大道論

四維論

寧澹齋全

寧澹齋全集

宮泉



句章楊守勤克之甫著

館課

擬漢武帝罷田輪臺詔

詔曰聖王不廢本業以開遠利故厥問不隕詰
后必擇後是以替前非故光終則吉朕明不及
遠不察匈奴縛馬之詐博謀群臣慎選卦兆遣
貳師西出擊之乃者貳師敗衄將投裔土填厓
輜重駝馬殆盡時予之辜心甚痛焉今有司復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一

議遣屯田卒田輪臺以東增設尉侯募民徙實
其地稍築列亭連城奠以威西域輔烏孫夫驅
無辜之民而殉荒徼非仁也轉未起之卒而蹈
前車非智也重以再誤長此安窮朕猶念先皇
帝恭儉休養釀成富安獨以平成貽之朕躬是
用不惜東西征伐揚漢威靈除兇千古然軍興
以來筭酤徵榷幾無遺餘朕竊下憫閭閻上愧
幽冥猶然足用爲悔况乃舍原屯而趨曠土旣
重負以徙之復疲力以墜之民則何辜業愈自

弱欲以遍置酒泉虛聲威虜不已難乎朕視輪
臺其猶石田也願有司悉體朕心共宣德意以
蓋前愆惟是勤國恤力本農日討功令而申飭
之以慎固邊防鎮撫我百姓其或匈奴用侮于
厥心則輪臺以外固外藩也其慎勿輕議舉役
徒駭衆心

聖主畏天恤民紀頌

伏讀 勅諭戶工二部以天災頻仍民力殫盡
礦使悉行罷撤務盡歸有司數年蠹政一旦更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二

新凡在普天已同忭舞叨陪法從尤切對揚謹
載筆恭紀勒頌以垂無疆者 上避殿垂拱恭
默思道公車之牘以時裁斷每四方水旱災狀
輒愀然色動者久之先是三殿災賀蘭冽水鬼
方之境六師屢移大司農少府諳無以應 上
清問下民求可以籌軍國者於是棄弁因中使
進言諸丁幣兩稅綦備矣民不勝加因利之策
二不加常賦而用自足其一開礦其一權關皆
前代已試事諸執事陳其不便曰弁璫不齒冠

紳藏饕餮心方命圮族不可庸 上若曰朕其

試哉試不效有常法效而厲民亦有常法諸璫
遂乘傳四出棄弁前驅當是時楚璫最橫最先
敗齊清源吳姑胥洪湖口皆商賈輻輳地舟車
爲梗徐璫緩誅厥黨內訐籍貫入官府逾於歲
進數倍諸珍異竒玩皆尚方簿正所不名海外
採金使者挑釁機山呂宋紅番波臣不靖諸前
後所上便利計皆不售 上置諸奸法諸闕不

補昇近署兼攝之又今歲夏五雷起南郊望杆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三

弗戒秋仲武庫火光燭大內淮陽天鳴南都星
移皆次第至 上惻然不寧鑿天威之屢播也

祖法之當監也民之不可狎也手詔司徒司
空悉廢遣礦使不署諸稅使徵發期會聽守令
進御之餘出餉九邊旬日間諸臺諫次第予見
職異時坐忤中使負疆名者皆相繼破械出之
其叅隨司房原奏土民下詔獄者皆論死臣聞
君猶天也天必悔而後徵人君格天之誠君必
悔而後盡明主事天之實辛丑以來無歲不災

無負不創天心之不悔甚矣迺 皇上時時警

悟時時脩省至於今日之詔而實見之興革是

上心之悔也壅蔽豁然煬竈必照萬方鼓舞

百辟欣承稟 慈訓以周旋廣錫類於休養至

孝也沛湛露於彌天投猊獠於有昊至仁也念

葑屋之艱危信容光之必照至明也執王鈇以

不原室鼠穴而莫啓至斷也 皇上具堯舜大

聖之資體天地好生之德悔心一萌仁政四達

向者公車之牘祇屬過計無當耳易曰復其見

寧澹齋全集

館課

四

天地之心先王以至日閉關月令仲冬罷官之

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上之悔悟上應復機日

月之食不吝不遠是時 慈聖皇太后甲子甫

周萬年伊始元孫育於東宮臘雪兆歲卿雲在

天上帝居歆其惟景響此聖德之通於天載可

知也臣謹次第其事恭述爲紀爰繫之以頌

燭銀之氣黃金之膏地不愛寶民亦用勞抵璧

投珠以固而開敬天之威無然泄泄載塞利穴

載室盜源我 皇明明弗倡游言

右封山頌

彼逐者時登壘以望彼權者子母熙熙攘攘彼越本計胡不防彼犯危險通彼四方彼筭之權之垂橐洗囊 帝鑒其情薄征惠商千里如砥道無豺狼流水纏屬歌咏路傍

右易關市頌

薪之慚之生此四國予玦予環咸惟 帝德雷霆震擢日月薄蝕天朗氣清 皇建其極爲政在人事天以寔國珎彙征其惟弼直昔虛若無寧澹齋全集 館課 五
今茲廣植佩玉鏘鏘各脩厥職

右賜環頌

帝曰其咨若盧之繫念茲析楊胡以卒歲城且鬼薪比於徒隸 帝曰其咨爾安執契彼其宵人實惟壅蔽害於國家自絕厥世爾情當原爾罪無例穆穆聖人能哲而惠

右洗冤頌

聖母萬壽頌

維 皇統天聿弘孝治躬行率先尊養克備懿

錄慈闈佑啓元良柔順以貞配地無疆學昔承
乾翌我 穆廟鷲石應文玉衣協兆宮庭肅肅
昕夕祁祁神靈是妥萬物攸宜璇室發祥虹渚
遶慶篤生我 皇德躬上聖恭默在宥治臻隆
平亦越三紀寢昌寢明賦集九州球共萬國養
以垓垓孝通玄極爰萃太和爰鍾繁祉鳳紀初
周悅辰載始時維長至履端伊新壽歷逢之保
右用申 皇哀燕喜錫類外家疏榮增祿恩寵
洵加內德彌虔闡政靡懈慎終如初徽音永介
寧澹齋全集 館課 六

女中勲華當世任嬖宴及皇天綏我庶士遙望
椒掖虎拜呼嵩岡陵比奠松栢比崇瑞靄克庭
天休罔替弗祿萬年本支百世

君臣交儆箴

統天維君輔君維臣克艱共矢大命永申天今
方儕昭鑒不忒我儀圖之伊胡爲慝君曰欽哉
咨爾臣庶胡不相畏無敢戲豫於赫 皇陵豐
隆示譴胡以禳之丕基永奠何物妖孽蝕我維
喬胡以剔之易楛而舛彗孛爲厲櫬槍載輿胡

以弭之四方以寧烈焰甫息靈潦湯湯積土爲
沼稼穡卒痒流離載道爰及矜人曷其靖之載
彼獲薪官之失德靜言庸違簞簞不飾比周爲
非予違罔弼嘉猷罔聞聚羶若蚋附熱如熏甲
是乙非莫執其咎利則織趨害則處後有一于
此是曰背公戒之戒之蹇蹇匪躬庶幾夙夜佛
時仔肩弃德弗類是誰之愆小大稽首服膺敢
忘臣道無成不易維王天無常親法祖則格祖
德維何不顯無射一日二日曰有萬幾所其無

寧澹齋全集

節錄

七

逸問夜求衣洋洋郊廟秩秩明禋德馨是薦必
躬必親無曰予聖千慮一失止輦霽威賜環造
膝朝廷錙銖閭閻鉅萬瓊林豐樁身則府怨維
此忍心蝨賊蝨疾竭澤焚林如云不克除害務
速樹德務滋式遏寇雥惠此黔黎一人克謹百
度維貞式救爾後終和且平危其有安災反爲
瑞川岳貢珍苞符獻異虞庭吁咈周阿矢音永
言一德匪今斯今

心無將也而何弗將無迎也而何弗迎故曰物
物而不物于物天地間物皆我也實非我也我
亦物也實非物也有意繇于有我有我成于有
意成我則我一物而已矣夫人上下八極周流
六虛惟心之歸心既無物物盡去心尚得爲我
乎夫心神物也寂則灰木妄則藩籬起念卽覺
隨覺卽消神之明之慎厥初分故意不着我我
原無意我不爲意意原非我無意之意曰誠曰
神有意之意卽必卽固及成其我紛綸轆轤莫
寧澹齋全集

館課

八

之勝脫已着欲着理亡羊則均乍滅乍萌反覆
滋甚則我爲之根而意爲之驅耳故曰天地無
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夫既已有心矣且
得云無爲乎無爲者不于心之中更起一心也
心之中不更爲一心則意必固我一切化矣哲
人知幾君子慎動所爲不物于物也作四箴
心如鑑空何思何慮形骸起見而意乃據慎獨
則誠克念作聖豈其滅之曰大居敬

事無定形胡心妄設揣之逆之是爲繩繼失既用罔得亦經經虛中觀理無寧而櫻

右必箴

無可不可至圓而神孰執不化遂封其畛與時推遷因物察則其靜也虛其動也直

右固箴

天地萬物誰非我者強事從心塊然成我思不出位不獲其身太虛爲徒是謂至人

右我箴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九

擬東方朔上泰階六符奏

臣朔昧死上言臣竊惟天人交與捷于影響吉凶垂象莫著于星星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人主南面統天居上臨下於象爲日於德爲陽衆星屬焉故陽德方亨則星辰順軌是爲治徵陽事失職則星辰匿曜是爲亂徵此之不可不省也臣切見陛下過聽壽王之諛詞欲大起林苑胡不以泰階六符之說徵之臣謹

按天有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

色以知吉凶故曰符黃帝經以上階二星分男
女主中分諸侯三公及卿大夫下爲元士及處
人星雖有六一氣相聯故三階平則上下咸得
而爲太平不平則上下睽而爲亂故王者行暴
令好甲兵脩臺榭廣苑囿則上階奄奄踈濶兩
階隨之何者人主明堂正殿以出政也廣厦細
旃以勤學也深薨曲房以養體也四時有定居
朝夕有定處游晏有定所故皇極以建內政脩
明彤管進御貫魚順序上階應之厥惟焜耀刑

寧澹齋全集

館課

十

于爾家以及朝廷以及天下百官率職大法小
廉萬民樂業邇安遠至中下二階其孰弗平若
乃離亭衆建必不樂聞待罪之言遊障廣袤必
不克以紀過之女爲傾宮瑤臺則茗華必刻廣
沙丘苑臺則長夜必聞女謁日盛陽德日昏若
之何上階不奄奄也於是便娟內訏則二五外
煬妖艷煽處則伎忒爲雲左周右召孰與州夏
之適已也朝嬰夕側孰與倉石之娛志也堂簾
潤絕手足腹心不相爲謀大臣解體衆正離居

邳君諸侯莫肯朝夕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中階
若何不奄時則士不得傳言庶人不得傳謗在
位者不得安其志百姓不敢禾稼以待荒度靡
屈靡究則蝸蟻沸羹之勢成役徒隱囚則斬木
揭竿之端伏下階安得獨明三階既晦則五辰
不撫七政不齊日月告凶雷電失時妖星厲宇
山崩川溢水恠虫孽之變交出互見而世道始
不可爲矣今陛下卽位之初日食凡二有星如
日夜出星孛于東北河溢平原大饑人相食此

寧澹齋全集

館課

十一

不可謂非陰陽失節所致也茲且奪人膏腴夷
人丘隴以大苑囿竊以爲星符兆變今寔當之
矣若之何不省憂也臣又聞君德莫貴于恭儉
莫戒于侈肆謙遜靜慤恭之屬也驕溢靡麗侈
之屬也侈端一萌猶可遏止侈心一熾曷其有
極故暴令甲兵臺榭苑囿此數者竝施而迭用
之勢也故繁役不止必下峻誅之令斥地不已
必開窮黷之漸有一于此是干天階矧其竝行
必無幸矣陛下席高皇之鴻業承先帝之富厚

謂宜益駿惠而篤厚之採賢良方正之言黜諂
臣媚子之說崇節儉之德遏奢靡之端防惑溺
之私脩陽明之政其自阿房以南蓋屋以東宜
春以西悉捐以還民專務正心以正宮闈正百
官萬民如是而三階不平六符不耀未之有也
臣朔謹奏

擬上安邊禦虜疏

臣聞國家之禦夷有有形之捍衛有無形之禦
孽有形者可次第而核而無形者不可頃刻而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七

俟故夫備禦之貴預防範之貴周此上可得而
責之下可得而效之而惟事權之掣肘衆志之
解體則下既不能得之於上上安能獨得之於
下釋此不圖竊恐不能安邊而能禦虜從古及
今未之有也我朝自祖宗犁庭絕漠除兇
雪耻屢隻千古而正統之變至有不忍言者無
非用事非人而中外喪氣卽主計大臣有無如
之何乎以今皇上英明馭宇太阿在手固萬

萬無此事而邇來權倖恣睢內地既甚邊陲尤

亟坐令豪杰之氣日以消沮軍實之脩日以耗
盡人心之思亂者有不戰而潰之勢此詎可令
胡虜聞也故臣以爲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來則
羈縻而勿絕去不狃安而弛備此制馭之道按
轍而可循也以鼓奪螯之勇則揀練宜先以振
超距之風則糧糗宜足以嚴窺伺之隙則烽堠
宜密以備躡入之虞則城堡宜繕此防禦之策
按實而可責也而惟是事權掣肘衆志解體莫
有甚於今者竊爲 皇上陳之我 國家設立

九邊各屯重兵統以大帥副以偏裨轄以憲臣
而又鎮以巡撫聯以總督使上下統攝若身臂
手指之相使將士協心若手足頭目之相衛故
督撫大臣權莫重焉未有督撫約結不展而士
氣可鼓者乃今建旄授鉞實握大寄而么麼闖
豎橫肆狼貪淫逞虺毒心存矛盾勢務頡頏一
經節制遂目爲阻撓詆爲凌轢而露章彈壓寧
莫之懲使夫督撫不敢抗而憲臣而大帥而偏

裨可知也彼夫聞者罔不扼腕憤忿而斬將奪

旗之勇已潛消于垂首喪氣之中如是而邊防
尚可固虜患尚可弭乎故臣以爲督撫之當重
一也九邊之道里雖遙而聲實相倚備禦之情
形迺變而根本則同凡此土著之衆屯戍之卒
皆藉其死力以執訊獲醜者以今滂靈無稼磬
磬待哺而轉餉不繼脫巾之變時岌岌焉况重
以連年徵權需索千端拷斃萬狀俾我有徒不
苦掠于虜而苦掠于稅不願血戰于邊而願假
手于敵一家思竄百家窺左足而先應一方欲

寧澹齋全集

館課

古

逞各方幸風聞而效尤即使虜弦未聞狼烟未
警而嗚佩死綬之志已悉轉爲揭竿嘯聚之思
如是而守尚可責必堅戰尚可責必奮乎故臣
以爲人心之當輯二也互市之設雖屬羈縻然
彼利于得幣此利于得馬未必非便計也往歲
虜酋藉口幣惡動以羸弱相給而畜牧不良馬
政病之乃今額解之繒帛日困于巧索而騎匹
之精良盡入于內監駕言上供而陰壞互市之

法恣意奪取而潛耗孳生之群使衛所不敢格

督撫不能諱一旦胡虜之鐵騎長驅而率欵段以角逐容可支乎故臣以爲市馬之當覈三也三軍之衆孰不畏敵然可使殉水火如赴而走死地若驚者賞罰當也往歲每遇虜入得不償失而掩敗以爲勝目不見敵而竊僵以奏捷冒功之患猶可言者自中使監軍彼其勇不足奮功而奸則足妬功辱旣足銷功而力又足攘功幸今 皇上鑒鎮守之覆轍堅持不許而師行必參操練必與慮無不庇其私人而奪公戰之

勲護其子弟而濫死士之賞陰懷他志默消衆心一旦有事孰肯出萬死一生之計而爲宵小賈利者乎故臣以爲賞罰之當議四也夫此數者而外其所係于邊計非乏然惟人心士氣事屬本圖勢關急務有不容不亟爲之慮者而其機惟在 皇上之收還中使臣請極言而無諱昔李郭之爲將也天寶之末抗方張之虜而有餘而相州之敗扼殘喘而不足非前勇而後怯此合而被離也則惟觀軍容之置有以潛奪壯

士之氣而坐令五路俱潰也以今 皇上富庶

四海而曠稅之行又不爲不久通計每歲襁而入者動以鉅萬計假令出瓊林大盈之藏以養戰士何士不奮以克軍餉何餉不足以脩邊隘何隘不固縱使內帑之積吝不忍割內地之稅戀不忍蠲而邊防重鎮當急爲禁止者何乃不托國于無形之干城而托于不可守藏之財貨不寄命于無形之營衛而寄于毒藥猛獸之僉壬不慮傷督撫之體而顧慮傷徵使之意不虞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七

失士卒之心而顧虞失進奉之驩卽今收還不亟無以塞中外臣民之口遂使督責之政不可行于上而核實之効不可幾于下是掣肘之患非獨在督撫也且先移之 皇上矣解體之患非獨在將士也亦先歸之 皇上矣誠赫然收還以慰遐邇之望而事權歸于統馭可使輻湊而歸命勞民易于見德可使踴躍而圖報夫然後士卒不用命以責之將帥將帥不用命以責之督撫而邊防次第可舉又何憂虜哉釋此不

圖殆所謂不能安邊而能禦虜者萬萬無之也
臣竊蒿目而憂時事故不舉其細特舉其大未
言其內先言其外輒不避膏斧披瀝以陳伏惟
聖明裁察施行幸甚

擬講讀官請

皇太子暑月宮中視學箋

伏以震宮毓德允資講習之功離象繼明豈間
純和之候蓋積善如長日加益所宜新之又新
而學問貴與時俱增要在敏而益敏恭惟皇
太子殿下英姿玉裕睿質金相日勤三至之規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七

孝隆周典德協四重之兆樂應漢歌出閣親賢
心每嚴夫師宿齋居思道習久遠夫幼儀固已
體備文明正值躍龍之位章成追琢式符華渚
之祥頃因赫日之流輝暫輟經帙之進講納微
涼而靜慮雖曰弛張以時離外傳而深居實則
作輟可慮况一日不親經史則所習聞習見何
事能無漸長邪萌而頃刻不近儒臣則所左之
右之何人奚以發揮聖智尚念禮嚴東序一暴
滄戒其十寒而景厲商交秋陽幸熾于承夏才

六下銅雀孰與羨墻賢聖之洗心舞曲冠平陽
曷若熏陶禮樂之益德乘此去濫志庶清明其
在躬由之浴初陽同乾健之不息臣等材踈輔
導職愧敷陳與養正之愈隆輒思暴日以獻當
談議之久濶竊附減膳以規伏願茂對朱明益
勤斧藻體 皇上用勞用愛之意雖休勿休服
聖王念茲釋茲之誠無逸乃逸勿謂九夏爲畏
景而弛駒隙之虞勿以一日可懷安而貽鳩毒
之悔則就將匪懈學有緝熙于光明而作述相
寧澹齋全集 館課 六

仍業闡顯承于謨烈臣等無任惶悚祈請之至
新都楊永嘉張二文忠公贊 有序

蓋聞危身以定國者不得懷避忌之嫌殫慮以
抒忠者不必迹柄鑿之迹要以心本無他志同
自靖則守其所見不强其所不及無損斷斷之
誠行其所知非阿其所好奚減師師之度蓋我
朝當 武肅之際而時事固難言矣闡濠甫戰
而黯奸睥睨者憂生于肘腋則宗社安危之秋
心統嗣交持而聚訟爭鳴者際開于戈石刻入

爾趨避之候也維時定計于密而元兇立殄類
繼思之鎖閣邁守忠之空頭則有若新都楊廷
和持論以獨而大禮幸成破膠柱之群言垂不
刊之定典則有若永嘉張孚敬然一則執濮安
定陶之議而九死不移卒危身以及子一則本
追王上祀之儀而一言稱意如以石而投水遇
有違合迹互差殊故自國老自居之詔出而介
夫竟無解于人言自逢君取寵之論起而懋恭
幾不白于天下衆之所衛上之所屈也上之所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九

簡下之所非也迺其力辭定策之封而飄然遠
引曾不芥蒂于中堅拒入廟之旨而毅然不奪
絕不依違于後安在其門生天子而陰陽人主
者哉其視心一道同之士異世合符而上爭下
和之儔殊方合志者無以異也若乃血誠居守
力制外家而舉朝莫識其苦心屢定經制深折
權侯而舉世罔窺其崖畧阻東廠之乞封與除
鎮守之求患者均足銷僉壬之蘄輟威武之草
殺與諫延齡之大辟者均幾陷斧鉞之誅其表

表大節尤卓乎可紀者非夫心懸日月識達經權持之以大力而矢之以忠貞者曷克與于斯是以永嘉易名于蓋棺之日非爲溢美而新都定謚于易世之後不謂矯偏是皆史冊之休光臣工之昭鑒云爾遂爲之贊

武皇傳位堯舜之公誰則決之新都是功 肅
皇追王文武之德誰則成之永嘉是力彼感遺
弓寧遵濮議詎曰怙私恐于古義此推一本寧
屈衆賢詎曰取寵慮卽于愆守其成說濱死不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三
擢父子一心大節以昭禮顧所安過猶不及終
始弗阿大節以立當其居攝中外震聳隻影周
旋皇圖克鞏亦越定制詭遇庭盈紛擊是扼逆
鱗願櫻曰門生朕和則奚解曰臣令君敬亦不
駭心無規避道豈委蛇各行其志生死以之亨
屯更始易地則然蹇蹇匪躬孰後孰先啜彼臆
論劣哉耳食爰揭忠貞是欽是式

京營戎政考

國家自 高皇帝迅掃胡元混一區宇宿重兵

兩都凡四十八衛迨

文皇帝定鼎燕京在都

門內爲衛七十二畿輔內爲衛五十通計其兵不下五十餘萬凡以居重馭輕大示威武制至詳也又選山東河南中都大寧等兵更番上操以壯軍勢旣統以五軍營而復司寶纛令旗則有三千營神鎗火器則有神機營此所稱三大營者是已其後武備弛于承平人心習于玩愒爰有已巳之變而于忠肅始創爲團營之制乃於三大營內選驍勇爲十營還其老弱歸原營寧澹齋全集

館誤

主

曰老家營蓋一變也正統復位悉更景泰之舊而團營廢然其後不能不復也成化初再廢然其後又不能不復也特其法倣原制而增爲十二營合中外兵各八萬而外兵仍分兩班更操見操者凡十二萬行之旣久闡革者衆則更立聽征之制蓋又一變也嘉靖庚戌之變議者以十二營無紀難制乃復三大營而易三千名神

樞有勲臣司總督有少司馬司協理有臺省司

屏歷而五軍樞機等營則各設副將叅將遊擊

副益詳焉蓋二百年來復而廢廢而復凡幾更
矣而總之非主于分則主于合其故可考鏡也
然分以懲合之混而不究其所以混合以懲分
之渙而不究其所以渙無惑乎轉尋于弱耳獨
不思永樂初犁庭搗穴而伸威絕域者非三大
營乎乃後何以靡也景泰時制精勢盛而兵威
復振者非團營乎乃後又何以罷也夫使選閱
訓練盡如國初剏造之時勵精講習悉如諸臣
發憤之日將必知兵兵必知伍尺籍無虛隸衣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三

糧無冒支熊羆必列于行間貪猾不消其銳氣
則合之而可使人自爲戰有超距奪蓋之勇分
之而可使同心戮力有臂指表裏之勢此安患
無兵哉乃其後職黜陟者循毀譽職提督者養
聲望而職典操者非結交以延譽卽刻削以自
封其聚而操也等兒戲其散而處也化烏有按
月支糧者盡貴家之所養而荷戈者無宿飽之
勢應點見操者悉顧募之無藉而強力者供私
役之命二影射者可使市井爲行伍善賄脫者

可使少壯爲老弱兵安得不耗勢安得不靡蓋
從古軍政之弊未有不由此者而邇爲甚故愚
謂當今日而議京營有全盛之時無全盛之勢
無積弱之形有積弱之實此不可不深思其故
者夫惟方泰微隍未雨徹土安得不熟察于前
後分合之際而致嚴于強弱盛衰之本也作京
營戎政考

漢文帝誅薄昭或以爲仁厚中有英武田

叔燒梁獄詞或以爲善處人母子兄弟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三

之間二事寬嚴得失若何對

昔漢文用柔道理天下而景近刻薄致相懸矣
迺誅薄詔似嚴燒獄詞不問似寬與二主面目
不類而論者謂帝仁厚中有神武田叔善處人
母子兄弟間蓋俱趨之愚竊以爲未盡然也人
主所爲遏亂萌而杜後釁者獨特有法法者天
下之公情者一人之私情可以通法之窮而不
可以廢法之正情不斲法則顯與天下共棄之
而公固公也情可權法尤當顯與天下共議之

而私亦公也故舜不得以天子撓士師而周宮
八議正以善法之用萬古莫易今試取二事議
之母后之弟與同母弟親不敵也舅氏之分與
親諸侯王貴不敵也從代來與平七國功不敵
也昭何人斯而敢殺漢使是無天子矣無天子
是無先帝矣太后縱甚愛其弟獨不爲先帝割
愛乎且不忍加誅而令勸諭之復徃弔之何委
曲也故謂帝仁厚中有神武可謂神武中卒不
失爲仁厚可乃獄詞之燒何爲者彼謂梁事不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三

必問乎是長無將之罪也謂獄詞不必具乎是
棄案治之命也謂寧誦天子法無寧傷母氏心
乎是窺先帝之靈也向使鄒陽之計不必行而
帝怒方未已將以奉使無狀案叔叔幾無處所
矣以賄賂交通并罪梁梁益無噍類矣抑以溺
愛縱奸尤母氏母幾及黃泉相見矣此於母子
兄弟間不愈甚乎爲叔計者胡不具詞稱曰梁
王罪坐不能禁戢勝詭令得爲奸王實不知固
不得與貫高張敖事等而况其親其貴其功有

足識者當吳楚歷梁漢業以梁委之矣使梁王
不忍死禦敵何論山東非漢有縱亞夫能從天
而降恐未易且夕乎也是其功上足報天子幽
足告先帝近足詔天下遠足示萬世且也梁不
以此時反而待今日乎願陛下量從末減削地
限封而仍著爲定格令議不梁王若者刑罔赦
豈不仁厚神武竝行不悖與誅薄昭事同垂不
朽不出此而以苟且朦朧免是使梁王功罪卒
不分心迹卒不白者惟叔使漢室典章竟不明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五

天子恩威竟不著者惟叔使太后以愛子故紊
國憲而蒙不韙名者惟叔使後人有跋扈心而
冀圖僥倖者亦惟叔無一可者也雖然文不能
防閑昭而警蹕傳位之許幾與鄭志埒履霜堅
冰所自來矣然失而能斷懲薄而砮于竇庶幾
擇後是以替前非而景竟上制于母氏之憂懣
內惑于王后之微中下奪于田叔之巧對夫君
側至崇嚴也而使錢神得入之官闈至遠密也
而使外言得投之生殺至大權也而令內言得

轉移之其何以訓假令有盜長陵一坯二者竊
后宮爲解亦將置不問乎此其開釁啟禍有不
獨廢法已者終武之世而竟坐國除未必非此
濫觴也繇斯以譚二事得失不待智者與矣謹
對

獨此最爲有得論

武皇帝藉文景富厚之業制縣寓宅海內願奢
慾大罷民以逞元封元狩之間百姓囂焉喪其
樂生之心其不爲亡秦續者幾希矣獨改紀正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五

朔爰用夏時殆庶幾春秋居正之義云夫自渾
元剖判三才杳分萬物滋于困敦而天統明若
于赤奮而地統著格起于攝提而人統正故三
統通更于夏殷周之世要以裁成輔相以左右
民非人孰操其柄而祖龍不道至移歲功于淵
獻之鄉表標季于四序之首何不經甚也赤制
啓符因陋習非禮樂不興于馬上謙讓未遑于
璣衡此洛陽少年所憤惋而喜而帝也一洗秦

政之穢特纘明德之服太初一曆無異追曠

于虞淵揭蟾蜍于晦冥也豈不庶幾有得哉愚
特病其所得者敬天勤民之事而非其本也治
曆明時之文而非其實也欽若敬授之跡而非
其要也且夫曆果有初乎吾不知矣曆果無初
乎吾不知矣粵稽蓋天肇自皇帝帝始師大鬼
歷具茨受道廣成子曰無搖爾精無撓爾形及
遺珠玄水之陽卒使象罔得之夫象罔則無欲
無欲則誠誠則天矣故談者謂帝之心已具一
甲子彼大撓鬼區斗儀容成官也而非其所以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七

官占日占月蓋天法也而非其所以法地足地
軸天表天樞迹也而非其所以迹有味乎言之
矣夫武皇之心奚啻有欲乎其精與形奚啻搖
乎撓乎嗚呼仰而觀之蒼蒼者天耶亡其有屬
意而寄命者耶天所寄命惟民心所屬意惟君
心故君心一天也其耳目則三光也其七情則
四時六氣也其爵賞祿授則飴風卿雲也其刑
威殺伐則豐隆列缺也乃其志則斗柄天樞也
帝而果有得于天時人事之紀謂宜調劑其情

性均節其治化使精融之極徹于肺腑洽于壤
垓而通于玄灝豈其一事不檢以干天和而廢
歲功乃志一淫于瓊宮瑤臺而建章示侈明光
朱鳥益奢蜚廉延壽通天太液極靡豫章荆揚
之間多枕骨矣不曰火見致用日至而畢歲序
足稽乎志一戕于嚴刑峻誅而見知則法故縱
則法投鉅沈命則法因諸請室之中多牿積矣
不曰糾虔天刑順陽助生歲序足稽乎志一溺
于登封望幸而陳寶薦誣木偶恣妄矚暉肆詐

寧澹齋全集

館課

天

東井三能之弗矯舉以諛介丘蓬島之上無虛
日矣不曰分至啓閉則望雲物察災祥歲序足
稽乎志一動于珍竒玩好而拘醬竹杖則索天
馬葡萄則索牛女星月之間有凡槎矣不曰日
至養微潛師閉途歲序足稽乎志一騁于東征
西伐而犁庭絕漠窮嶺脫而膏伊吾營頭櫬槍
亂于上而哀魂赤鬼號于下矣不曰折膠則樹
冬夏不興歲序足稽乎概帝所爲皆足以銷日

月之光獵三靈之流于太乙之象而傷五行四

氣之和卽察璣衡齊七政而璣衡七政豈爲我有也者卽協時日同律度而時日律度寧爲我用也者吾故不敢謂其有得也蓋自不邇不殖敬勝義勝之主宛然祇台心法而徽猷善政如合符節故夏后殷周不同曆而昌禹湯文武不襲歲而王帝方跡羸秦之亡而思纘禹服之舊希不失之矣不然膠東三策洞悉天人其言用夏之忠從商之質而損周之文時政無切于是帝胡不與夏政竝舉之而獨此一事爲兢兢哉寧澹齋全集

館課

元

善乎上元之訓曰汝性暴性奢性淫性酷性賊五者日居于營衛之中雖慕長生徒自勞耳嗚呼倘亦廣成之旨而切中帝之肺腑哉吾于正朔奚取焉雖然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則帝之謂也遍閱武紀抑亦空谷之足音矣是爲論

駁文中子好詐論

文中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令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何者儉約美德也飾詐僞行也美則可好僞則可

惡此兩者不並存久矣世俗不察儉約之真僞
槩以爲詐而惡之是用惡者頗也吾亦不察儉
約之真僞槩以爲詐而姑好之是用好者亦頗
也以頗易頗其誰能救之夫世風之靡也奢勝
儉侈勝約也世情之日趨而日詭也許亂真也
始則薄樹之標以厚收其譽終則陽藉其譽以
陰濟其私蓋詐之害世有甚于真奢真侈者矣
然因有飾詐者而概舉世之皆詐則君子不忍
焉卽或明知其詐矣而直窮其爲詐猶或不忍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三

焉何也許者乘其美而竊之以爲名吾欲因其
名而導之以植節夫是固不盡人之情也然而
未聞以詐爲可好也噫詐之與真不可同年而
語明矣真之所露蓀弗真也許之所露蓀弗詐
也迹可掩而神先告之由可勉而安或背之巨
可矯而細輒忽之始未嘗不致飾而未稍厭棄
之故詐之所能欺者衆人之聽睹也其所不能
遁者聖賢之好惡也君子憂世之日偷而思以
變易之不在程以憤激不情之論而在辨真僞

以快之趨慎好惡以端其本其人真也吾善好之可獨好之亦可其人詐也吾獨惡之可善惡之亦可好其誠而不別其詐或以墮吊名之術惡其詐而力獎其誠益以崇忠質之風安在其好惡拂人之性而顧能以挽世救俗也何也彼驚奢侈而嫉儉約是積漸之溺人也其知飾詐之爲非則藝德之好惡猶未盡泯于人心也自好詐之論出而人始爽然迷其真性矣故使世而從吾言也將相寧爲詐而害儉害約者愈衆

使世而不從吾言也將競議其非而去奢去約者益鮮無一可者也夫文中子不擬孔子乎吾卽請以孔子之言駁之夫子憂衰周之末季而曰寧儉寧固約失者鮮何其思之深慮之切而持論之中正若此也不得已而以身維之則曰如用之吾從先進使夫子而曰人皆以先進爲野我則好野焉然則先進其真野矣而世之不爲後進者亦寡矣晏之節儉也公綽之不欲也

文中子之不言笑取也豈皆誠者與迺夫子不忍

直黜其詐而於嬰無貶詞於枝曰豈其然於公
綽則欲文之以禮樂蓋取節之意未嘗不慙倦
焉吁聖人之意微矣

爲之在我者當如是論

人臣不可不盡其在我而其心實不可使知有
我夫人業已委質爲臣矣天下事誰非我者凡
我所當爲我所得而知也我所不能爲卽我所
不得而知也惟心有我無論舉其在我而委頓
屑越之卽使見我之責任彌重而失得成敗之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三

慮彌深安在其不二心而能畢其分于我故上
臣事君其誠積于己之所不自知其感極于人
之不我喻而皆自不有其我始嗚呼此爲之自
我當如是仲淹所以知無不爲而爲一代純臣
者也蓋惟一心可事十君二心不可事一君人
臣而一有二心也豈必計榮辱論利害而躊躇
首鼠縮朒不事乃爲虛其在我卽我負其責而
慮或清議我我竭其責而慮或苛求我我有所
幹旋彌縫于事勢之兩難而慮不能深諒我皆

私也則皆知有我之累也夫我所以自殫者
惟此一心耳夔夔而底豫一德而怨艾几几東
土而召風雷夫豈有所計較遲囿于其間哉彼
皆不私其我而我自畢我畢其自 而我不尸
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故古之純臣其身無日不
在于失得成敗之中而其心無息不出于失得
成敗之外其視我所得知者無一非我而我
所不得知者無一爲我審是非不問禍福卽隕
損勿恤也守素位不慕華靡卽功名勿驚也質

衾影不飾形迹卽意氣勿尚也素絲脫粟以自
澹泊而非爲矯節歲寒板蕩以自磨礪而非爲
沽忠可使明夷連蹇以矢貞而不辭艱瘁可使
櫻鱗觸霆以伸節而非有挾以犯可位于巷自
牖以爲遇而不避委蛇無非不有其我而獨見
夫在我者當如是爾蓋夫人盡我之心與私我
之心不兩用而爲之當如是與不當如是則其
幾不兩立而每兩神故有如是則是如是則非
者此在我之一定而不易者也有於彼如是於

此則非顯據之則是而隱揣之則非者此爲之
易地而皆然微眇而難窺者夫孰非我也惟不
有其我而我常虛虛故能致身以殫赤亦能處
事以應機能兀立于風流波靡之時而亦能轉
移于嚙嗟轉盼之會能明蹈天下之所不韙而
嘿燮夫氣運之所難維其寃至於旋轉乾坤安
戢寰宇天人交應而人莫測其自此於爲之自
我者分毫曾有所增而實其分毫無所有者始
也考之後世惟孔明鞠躬盡瘁可爲世法而仲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三

淹之心若同一轍彼其以天下爲已任誠有所
本豈苟而已哉雖然公之爲至富弼諸人不能
識而上殿爭如虎下不失和氣又何休休也吁
夫無諸葛不計成敗利鈍之心而能布公集思
者誰哉信哉人臣無以有已也

正直忠厚辯

夫正直忠厚之難辯也非其岐而顯相謬戾之
難也惟其合而互相伏匿之難也爲正直之說
者曰吾將壯頰盛氣排詆背憎之爲得乎而難

道傷矣爲忠厚之說者曰吾將委蛇擊曲模稜
俛仰之爲得乎而士節毀矣夫離忠厚而言正
直此悻悻者之所托而時受激烈之利亦旋受
標榜之害戒薄德者能躋之外正直而言忠厚
此容容者之所甘而偶受陰陽之福亦卒受媵
阿之禍羞污節者能耻之是不待深辯之而後
辯也惟夫侃侃風裁而非必借已之正以形人
之邪諤諤持論而非必詆人之曲以明已之直
斯不亦正直而不詭于忠厚者與然一有矜尚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三

氣節之心而特假渾厚之迹以蓋之且併渾厚
之名而收之猶非正直之真也盟心以交而不
難析肝膽以相示早已以庸而不難剖藩籬以
相結斯不亦忠厚而不詭于正直者與然一有
陰相倚附之心而姑假忼慨之迹以文之亦併
忼慨之名而竊之猶然忠厚之累也夫所謂正
直忠厚云者泰山喬岳以爲標而重淵深谷以
爲量青天白日以爲心而春溫夏燠以爲度陰
凝水堅以爲守而和氣甘潤以爲施故有時乎

不避親怨不顧威利遇事敢言孤忠自許而心
苟無僞則是非相成不爲矛盾道義相維不爲
崖異雖無忠厚之迹忠厚自若也是真正直也
有時乎釋躁以恬夷忿以平與物無忤於世無
競而心本無營則意氣相投不爲養交情理相
遺不爲忍垢雖無正直之迹正直自若也是真
忠厚也蓋士人所爲立身立朝者惟此心心一
而已廓然太公爲正感而遂通爲直中心弗欺
爲忠真性弗雕爲厚惟不識正直忠厚之自而

以感慨憤激爲正直以優遊詭隨爲忠厚故悻
悻非也匿悻悻之迹而逃之于觀望尤非也容
容非也匿容容之迹而相尋于偏黨尤非也故
欲辯正直忠厚之真者當辯其所以正直忠厚
之心心有所爲而爲則或顯悻之以行其私或
陰竊之以濟其私而失則俱失心無所爲而爲
則或行不同而心則一或迹相反而實相成而
得則俱得不此之辯而徒於其迹焉論之其不
以杜欽谷永劉棣楚之徒爲正直而以胡廣蘇

味道之徒爲忠厚者無幾矣是爲辯

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論

君子不能徇天下以求同而卽通之以其無所
徇之心天下之心一則志一也有所徇而塞無
所徇而通君子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惟見此
大中至正之理虛中以應而毫無與焉用能不
出戶而通天下如轂虛輻湊造合轍之車而天
下不能外也夫是之謂同人蓋易之言否泰也
上下志同爲泰志不同爲否故受之毀同人而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七

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夫通天下而以其
志也則所謂同者從可識矣酸醎甘苦不同味
而同調故天下之味通焉非夫水以濟水之

謂同

也清濁高下不同響而同節故天下之聽通焉

非夫琴瑟相比之謂同也剛柔燥濕不同氣喜
怒愛憎不同情而同理故天下之志通焉非夫
偏私阿徇之謂同也何也志本乎心合乎性而
歸乎理人雖上聖與下愚其常性同則其志亦

無不同動于意而公私辨焉有私卽不能無徇

狗于此卽不能無隔于彼故曰私于家者隔藩
墻而分比隣私于我者隔形骸而分愛惡志不
通而能同人者無有也顧有意爲隔者不同之
害同易知有意爲通者小同之害大同難見男
女睽而其志通而不類族則婚姻無別萬物睽
而其事類而不辨物則品彙無章故欲有所優
容茹納以爲同也而包羞之愧生矣欲有所纖
趨依合以爲同也而咸股之吝起矣欲有所攀
倚繫援以爲同也而劓刖之困萌矣欲有所委

蛇吳順以爲同也而喪斧之凶兆矣欲有所轉
徙遷就以爲同也而無首之悔無及矣如是以
通天下之志也不亦悖乎君子知夫人心無體
則無際無際則天地在其中人物生其中鬼神
行其中萬化萬變皆出其中何往而不一又何
往而不通也惟心之中自起心焉而妄見妄疑
則負塗載鬼之爲見其失也孤妄作妄止則車
曳牛掣之爲累其失也阻妄意妄念則往來朋
從之爲思其失也擾故虛以宅此心而條理辨

析其道文明公以秉此心而剛決不回其道以
健無思無爲無偏無倚以止此心而永貞無邪
其道中正文明則如鑑之照物無弗燭也以健
則如雷之解物無弗釋也中正則如四時日月
之錯行代明無不止其所得其理也遵道而行
內不見已之可徇而烏乎壯頌以爲怒無私怒
而天下之有同怒者通矣無爲守正外不見人
之有可徇而烏乎來兌以爲悅無私悅而天下
之有同好者通矣悔吝憂之其介而出處語默
寧澹齋全集

館課

五

動有攸利應違決之其幾而幽深遠近無微不至
入大師克而伏莽之敵以消出門交而于野之
亨以協蓋大其心以觀天下之志而其志得合
天下之志以正一人之志而志自通如握樞運
物而物惟所旋轉焉彼所謂易則易知而同心
者衆簡則易從而同力者多故曰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謂此物此志也此之謂
大同而不私而君子所以制否泰之運開豫大
之基者必由之也善哉聖人之繫易曰天下何

思何慮又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夫深見其靜淵停不可滄以端倪其動良止不可撓以應感故曰天下之至神不明于深之說而思慮萌起道乃失正卽見不統一道未光明無論翕訛躑畜之輩模稜調停之說徇于私而非同而徇意氣則顧厨之標榜徇名理則洛蜀之詆譏其害同均故惟知不同之同者可與言大同此和同之辨聖人又不容不諄諄也

行天下之大道論

寧澹齋全集

館課

聖

大人欲範天下於大道必以大道範其身道公而不私行道者必由乎大公之途而不得以私與故道不足以範天下不謂大道行不合天下以爲大不謂行道夫欲合天下以爲大則必有捐乎一膜者矣是故其動光明其履潔素志貞而行則通用員而守則方正行不失此旁行不失流行所獨信不必衆見之也行所曹信不必不衆見之也夫是故能盡轉移變化之妙適進

退存亡之宜而不窮于用其惟大人乎何者大

道之途廓矣灌莽荆榛人則翳之大道之用宏矣叮畦畛隰人則封之大道之行夷矣坎奔崿舉人則咀之大道之歸致一矣旁谿徑實人則岐之故辯不析鋒鍼是冥行也趨不視塗轍是錯履也行不顧其所安進不究其所終是自蹶也不祛胸臆之見不除莫適之私而欲盡大道之量是逆施而背馳也嗚呼大道之行始乎心術係乎人品厥惟嚴矣凡以天用者卽爲大道以人用者卽非大道道心人心之別也以天用

者可以一人通天下可合天下爲一人而人用者方寸而藩籬生眉睫而荆棘列咫尺而九閩千里隔故曰其人明白正大曉然而可知必大人也其人幽隱深秘望之而莫測必小人也此之不可不審甚矣書云蕩平正直易云中行言大道也然不去偏黨及覆不究蕩平正直之用不有馮河獨復之勇不足與中行故行大道者化而成心革而邊見寧昭昭毋察察寧坦坦毋間間有舍己以從道不強道以合己可以身殉

道卽可以道徇身道當行咸其腓可也何必不
拯其隨道當止艮其趾可也何必不勝爲咎株
困之爲塞而連茹不爲通冥豫之有渝而介石
不爲固順適于陰陽剛柔之用而毫不膠以其
私故靜可質衾影動可對天人曠乎揭宇宙而
行而無非譽非大人孰與于斯雖然孟子謂得
志共由不得志獨行其道夫不能無愧于獨知
而合天下以爲大者未之有也知此者進乎道
矣

四維論

管子謂國有四維柳宗元辨之而均非也夫國
有與立則禮是已禮者與天地終始者也宜而
義辨而廉義傷廉而爲耻故夫上下辨民志
定國耻振物耻與無非是物也昔者生民之初
朝夕搏擊爭命禽獸聖人爲之衣食居衛以蕃
其生而民乃驚于生而亂萌起則禮以坊之服
物采章於是乎正規矩準繩於是乎在坊表壇
宇於是乎植善惡炬直於是乎別辭讓羞惡於

是乎生聖人非好煩其迂節而本乎性溢乎情
符乎義凡求達乎人心所不容遏故民習焉安
焉不言廉耻而國用治夏后殷周之際代有損
益以救季世救有得失而理亂分執此提衡百
世莫之易也孔子論有耻且格本于齊禮而田
齊之亂謂惟禮可已之夫禮亡而國可維者寧
有是哉禮之精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然
未有身之不維而能維國者令天下各安其分
各止其所而蔑義寡廉冥頑無耻者鮮矣聖人

寧澹齋全集

館課

聖

逆知民散于道失俗殘于教弛非耻無以振之
故佐之刑以激發其羞愧之良而命之曰典刑
典者禮也謂律以禮定耻以禮興也若將曰爾
胡動不顧禮而淫破義污賊廉并僂辱而不耻
故耻爲禮防也爲衰世設也非聖人意也善乎
賢生推言之曰禮坊于未然之前刑禁于已發
之後夫坊未然者其維深禁已發者其維淺聖
王經國嘗欲養其耻于未喪而不盡其情故制
爲夷易之軌以導之而且從善與之路自新開

其機使之樂循而不知軌世刑煩而玩滋甚至
節罪晉寧荼毒非惟不足振其耻而耻反喪則
禮亡而國隨之矣以此知禮者維之本也夫耻
直還以維此禮者也惟不識所謂禮而目爲亂
首其究至于非聖滅秦清譚禍晉周之季也共
主奄奄猶足折請隊問禹之雄卽管子仗義服
楚亦惟是包茅王祭讓之以禮故曰禮之可以
爲人國也夫葵丘亦一徵也要之管子非知禮
者故埒囚者並論而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

寧澹齋全集

館課

四

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此未循其本也今
管子書具在無非籠民以術以資富強潛以功
利奪其好禮之心而濟其假義之私凡所謂不
掩惡爲廉不從枉爲耻者皆爲公戰計也勳烈
幾何業已密解其防維矣犯分傷儉身則干之
何以維國管子没而齊大亂傾耶危耶覆耶滅
耶則何也管子所謂禮者不循其本而孟子所
云上無禮喪無日矣嗚呼上以禮維國下必以
耻自維耻者正人心所不容遏上能振之非上

所設也耻一喪而蕩檢踰閑瓦解州潰不可收
矣宗元立論芒寒色正而謂廉耻爲小節夫不
知廉耻烏識禮義卒殉叔文與張禹孔光許敬
宗同類而醜詆亦向者管氏所羞也故嘗爲之
說曰治世用禮衰世用耻齊民以禮行已以耻
以此相維卽與天地終始可也

寧澹齋全集

寧澹齋全集

館韻

五

